

跋高本漢的上古中國音當中幾個問題

並論冬蒸兩部

王 靜 如

常聽得人說，如果我們走得比光的速度還要快，就可以追過現在映過的光線，看見先前活動的影子，那一套真實的歷史，就可以被我們逆行讀到了。這是多可幸的啊，但是有些太難，同樣，我們希望聽得古代已經失散的音波，也是全屬於妄想。可是我們現在仍然能揣想到北平在二千多年前東漢時代人們說“刮北風”的風字是 *pim*, *pīwəm* 那類的音；江蘇山東一帶是 *pwəŋ* 那類的音¹。那末，我們要問，為什麼一個風字在東漢那樣的紛歧，在現在的北平讀如 *fəŋ* 音呢？高本漢先生在前文給我們解答了；他說：這是異化作用的關係，他的演變是 *pīum* → *pīuŋ*。

瑞典語言學家高本漢博士，多少年前，曾用了三十三處重要方音（當中包括日本，高麗，安南等國借去的中國音）來考定了我國古音的大概²。雖然他所定的音值，或者還有些可議的地方，要就大體看來，總算是很完備的了。（我們知道，不論研究那一種語系的古音，第一就是根據多處可靠的方音，其二纔是韻書和別的譯音，或其他材料拿來確定他的音值，方不至大誤。）他有了這樣可靠的古音標準音，那末進一步去研究更古的音，當然是比較容易一點的。果然不錯，在1923年他就完成了一部偉著，稱為分析字典³的就是。在那書引論裏他很切實的指出說文諧聲的組織法，趙元

1. 釋名“釋天”：風，兗，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 *pīwəm* 也，……，
青徐言風，跟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 *pwəŋ* 也……。

2.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archives d’Études orientales vol. 15
Stockholm, 1915—1926.

3.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1923, paris.

任先生已經把他譯成漢文介紹給我們了^{4c}。我們得到這樣順利的引路大師，去研究上古音纔覺可以容易入手一點。去年我在清華研究院的時候，就有這樣的志趣，想先把他的偉著擴大整理一翻，再進而考查上古音；不料工作纔過了一半，就被病給停止了，直到現在方能重繼起來；可是高本漢先生就在那時候又來討論上古音了。兩月前，由趙先生那裏看見他送給趙先生的單行本，我很佩服他的見解，現在趙先生又要把他翻譯出來。我對於他所討論的，沒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這兒不過再補充幾句罷了。

高氏謂合口的閉口韻（-u-m）的失掉，是因為異化作用，的確不錯；如果我們實驗起來，也是那樣；尤其是在較低一點的韻裏，更顯明一些。這一點，在前三四年，林玉堂先生也曾提出，一個“避同音” dissimilation（即異化作用）的作用⁵來解釋這個情形。他的意思好像是說：合口閉口韻的缺乏，或是因為有些字因異化作用就失掉 w, u 歸入開口類（開，齊）的閉口韻裏去了。高先生却在別的韻裏找到“喚”，“患”等字方音的不同來補充這個合口缺乏的現象。實際說來，合口類的異化作用，當有兩條去路的可能：

- a. 失掉 w, u, 保存了 -m，歸本韻開口類⁶；
- b. 保存了 w u, 失掉 -m. 歸入他韻。

如果我們把切韻和中原音韻來比較一下，更可看出有趣的暗示。

4. “The principles of the phonetic compounds.” 在原書引論 p. 16—33. 趙元任先生譯為高本漢的諧聲說——清華研究院國學論叢第二期。增加表解，和“諧聲字中弱諧強的原則”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 of script” —Asia major 11, 1925, 2, 302—308.
5. 林玉堂先生跋其所譯高本漢答馬斯貝羅論切韻之音第五項疑問，p. 496—497—國學季刊第三期。說：“山：刪，覃：談，咸：銜三對韻的分辦（高君注以？號），我們可以不可以假定是開合口（加 u 或 w）的關係，……其所以難證出是合口，非一種 dissimilation “避同音” 現象的緣故？。”
6. 如“三，參” sām (古)藏文中 gsum, 緬甸文為 son 西夏文中為“𐵇” gswong so, swo, swō, 在今日之廈門方音中 為 som, 在詩經參的諧聲“驂”韻“中” tiung, 顯然覃韻有些字是合口的，

中原音韻把入聲分配了平上去，却仍保存着閉口韻，這是我們誰也知道的，但是他那保留着的閉口韻，並不是整個的，乃是殘缺的，失掉撮口呼凡韻的！他那凡韻的失掉就是走了以上的兩條路：

切韻

中原音韻

(其中元音音值是假設的，不能作準。)

凡 -iwəm	凡，梵，帆	}	寒山 -ân, -an;
	犯，范，範		
	泛	}	纖廉 -iem, -iəm.
	欠		
	劒		
古			
“凡”等：	pīwəm	fwən	近代 fan;
近代			
“欠”等：	k'iwəm	k'ïəm	tś'ien.

從以上演變的情形看來，顯然切韻裏開口類的閉口韻，一定藏起一些古代合口類的字。現在因為我們知道方音不多，而且對於那些開口類的字還沒有充分的研究⁷；詳細的討論，只得等些時再說了。

高先生曾舉出方音中“患”，“喚”，“鑄”等字來添補那些合口類的空當兒，前邊已經說過，如果我們再到方音裏看看，仍然有一些字在那裏收閉口韻，但是這些字不是合口的，也許是因演化作用又把合口失掉，或者更許是根本古音就不是這回事。現在我給他一個系統排列起來：

a. 刃的諧聲字：

廈門方音裏“刃”(汕頭 d'zim) 初服 níziēn → n-初，訕，認，輒，靱，韌，忍(汕頭 d'zim zim.) 朋，認，認全為 zim

b. 斤 k'ien 的諧聲字：

“忻(x'ien) 斫，訴，欣”，廈門全為 him

7. 風字高氏謂上古音為 pium，那末韻風的字，恐有合口的現像。把那些字寫在這裏：南，心，林，欽。不過這總是很難確定的。自然我們在韻學書裏也可找些證據來，那終久是暗示吧了。

c. 阳的諧聲字：

“禪 (ziän) 蟬，蟬，”廣州全爲 ɕiɿm 客話 sam. “患”汕頭 huam, “聽”廈門 Tsam.

d. 干 kân 的諧聲字：

“𦵏”切韻 d'âm, “𦵏” liäm; “姦” (kan) 古文“𦵏”，而“姦”廈門音爲 ham,

e. 董 kiēn 的諧聲字：

“𦵏，𦵏”廈門爲 khim

這一些字，若拿來補合口類的空當兒，的確是可以解決古韻那種異化作用的現象，但衡之於詩韻，那就使人未敢深信，況且這些字的來源，還正有可研究的地方呢。所以我們也不必說他是在中古爲合口類的字，更不必說他在上古或太古是合口閉口韻。我們現在再看看別的方面怎樣，不久就可以知道在詩經裏有些字仍能表現那種異化作用的痕跡，以下我就來討論他。

有清一代，所謂漢學大師，如顧戴段孔前後二江，高郵二王，和近人章黃兩先生，對於古韻可以說是分析的，精密極了。但是他分得愈細的時候，他們所定的條例，也就隨着愈亂起來；這是爲了什麼？我想那詩經雖然作品不多，可是他的年代就非常的長久包有周初到春秋四五百年的光景，空間上也有數千里的遙遠。現在我們把他混在一起來下統計的工夫，他那細密地方，就不怕他不亂了，雖然他們也已經得了古音分合的大概。因此，我所用的方法，除去本前人所發明的，同時也不輕視空間性和時間性，這個方法，就在我認爲有閉口韻異化作用痕跡的，和前人最好爭持的兩韻部嘗試了。這兩部，就是他們所謂冬部和蒸部，

說起那冬部來，非常可憐，有主張附屬於東部的，有主張獨立的，直等到江晉三先生纔決定認爲可以另列一部。蒸部在排列法上，總是離不開侵部，冬部他們又有和侵旁轉的條列，這都可以表現他們和東 (-ng) 侵 (-m) 的關係，也就是閉口韻異化作用的痕跡。現在我們先把他們和侵部押韻的地方，寫在下面：

I. 詩韻

8. 如“胆，𦵏” d'ân 廈門音爲 tam, 這很可知道他是“膽，𦵏”二字的替身。那別的字恐怕也不一定是本字。

a. 冬部(以下註音用切韻音)

“蟲 d'iuŋ, 宮 kiung, 宗 tsuong, 躬 kiung, ”韻“臨 liem;”⁹

“宗 tsuong”又韻“飲 iem;”¹⁰

“中 tiung”韻“驂 ts'am.”¹¹

“中”的諸聲字“沖 d'iuŋ”韻“陰 iem;”¹²

“終 tsiung”韻“謹 d'iem.”¹³

b. 蒸部

“乘 d'zieng, 滕 d'eng, 弓 kiung, 增 tseng, 膺 ieng, 懲 d'ieŋ 韻

“綬 ts'iem;”¹⁴

“膺 ieng, 弓 kiung, 滕 d'eng, 與 xieng “韻”音 iem;”¹⁵

“與 xieng”又韻“心 siem 林 liem.”¹⁶

從上邊的情形看來，他們來諸侵部全非偶然，並且還依照諸聲的條列。如果單從諸聲上看來，更可得到較多的例證。

II. 說文諸聲及其他，

9. 大雅雲漢“早既不甚，蘊隆蟲蟲，不殄不祀，自郊徂宮，上下尊痊，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我躬。”
10. 大雅公劉四章：篤公劉於京斯，依蹕蹕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11. 秦小戎二章：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觶軔，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12. 豳七月八章：一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於凌陰，
13. 大雅蕩一章：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14. 見後正文
15. 見後正文
16. 大雅大明七章：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于候輿，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 a. “膝，勝，騰”的諧聲的“朕 d'iem”在詩中韻“綬”，
- b. “膺”的諧聲爲“音 iem”在詩中韻“綬”，
音”。
- c. “繭飢”謂之繭（爾雅釋器，方言）“紆”爲“繒”（禮記內則，“織紆組訓”疏），
其諧聲字“增”在詩中韻綬。
- d. “降”的諧聲字“籟，𨾏，𨾏，𨾏”等字在切韻裏爲 kam 或 k'ap 及 kung 或
xung 數讀“隆”可作“臨”（詩，皇矣）在詩中韻“深，宗，崇”（大雅，鳬鷖四
章）等字，“朋，崩”從“凡”聲在詩中韻“升，承，菱”等字。
- e. 在切韻裏從“今”聲的字如“琴”有 g'ien, g'iem 兩讀，“矜”有 kieng, g'iem
兩讀，切韻從“宋”聲的字，有“頽，株，抹”爲 sâm，“彤”有 iung, t'iem 兩
讀，“𨾏”的諧聲字“𨾏，”𨾏在切韻裏爲 liap。

III. 這些個證據，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冬蒸兩部和侵部的確有密切的關係。那末，我
們要問：

(A). 詩經，冬，蒸兩部和侵部押韻，是冬，蒸兩部在古代爲閉口韻近似侵部
呢；

(B). 還是侵部那些字，都是呬口開唇或半鼻音，近似冬，蒸兩部爲音呢？

的確這真是到了一個重要關頭，我們分開來說：

1. 如果侵部的林，心，音，綬，飲，謹等字和他們同押韻的幾十多個字都是呬
口開唇像冬，蒸似的，那末你要解釋切韻裏的閉口韻，必陷於不可能。
2. 關於“風”字高先生已用方音證明他的上古音爲合口閉口韻；他如“熊”字從
炎聲，高先生亦證名他在上古是合口閉口韻。現在我們更可知道同“綬
ts'iem”字押韻的“弓”字的諧聲字“穹”，今日在安南借去漢音還保留著他
的古音，k'um，同“乘，膝，弓，增，膺，懲，綬”押韻的“萬”字，藏文
中還保留著他的古音，hbum 我們得到這兩個最重要的證據來使我們立刻就
可決定了，這兩部上古音乃是 A 項的擬想；但是我們纔不要焦急，如果看了
底下的解釋，理由更要妥實一些。

17. 詳後正文中，

3. 上面都從正面說來，反之若說冬蒸兩部上古爲閉口韻，那A項不能解決的，顯然是非常容易說明了。亦就是答復爲什麼侵部在切韻仍保存閉口韻，而冬，蒸兩部却已變爲 -ng 韻的疑問。我們先看他們的音值，現在把全部按古音分寫在這裏：

(1) 冬部： 中 tǐng, 宮 kiung, 蟲 d'íung, 冬 tuong, 蠡 tsiung, 沖 d'íung, 躬 kiung, 戎 níziung, 濃 nuong, 融 d'íung, 終 tsiung, 深 tsiung, 宗 tsuong, 崇 dz'íung, 宋 suong, 降 kǎng, ɣǎng,	和侵部押韻的字： 飲 iēm 謹 diēm 臨 liēm 驂 tsâm 陰 iēm
(2) 蒸部： 薨 xwəng, 繩 dz'íəng, 棚 piəng, 弓 kiung, 夢 mung, 憎 tseng, 升 siəng, 朋 b'əng, 興 xiəng, 增 tseng, 恆 ɣəng, 崩 peng, 承 ziəng, 懲 d'íəng, 蒸 tiəng, 雄 ɣiung, 兢 kiəng, 肱 kwəng, 勝 siəng, 騰 d'əng, 冰 piəng, 陘 níziəng, 登 təng, 馮 b'íəng, b'íung, 滕 d'əng, 膺 iəng, 乘 dz'íəng,	林 liēm 心 siēm 音 iēm 綬 ts'íēm

從以上的表看來，

- (1) 冬部是合口的 iung 及 uong 要說他是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因異化作用變成了古音的樣子，顯然是很自然的。只有一個“降”字，kǎng，雖然不大容易說得過去，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拿他的諧聲字賴等 k âm, kung, 來想像。“降”在上古或者也許是合口的字。

(2) 關於蒸部，那就不容易想像了。現在分開來說：

(a) 合口類的字如“弓，夢，雄，肱，薨，馮” (b'iuŋ) 我們可以假定他們在上古也是有合口呼，就因為這合口呼的關係就把閉口韻失掉了。

(b) 如“朋，棚，崩，冰，馮 (b'iəŋ)”等唇音字，雖然都是開口類的，可是我們說他們是由上古合口類的字變來，在音理上是不算不自然的，因為那也是一種異化作用啊。(p:u).

(c) 其他的如“勝，滕，騰，梗，膺”在前邊已經提過他們的諧聲字，都是閉口韻們“興，乘，增，徵，承”等字又同侵部押韻。我們既然沒有理由說他們是由 -ng 變成 -m 現在又知道他們由 -m 變成 -ng 的設想是比較容易說一些，那我們就問為什麼開口類閉口韻的字不全體變 -ng，獨獨的他們演變成 ng 呢。冬部的字已經知道他是合口類，因異化作用 (u:m) 失掉 -m 變成了 -ng，本部有些字也已經有了同樣的說明，那末這些恐怕很難逃此例，也就是除非這樣的說明比較好一點，別的不大容易說了。至于他們為什麼在古音裏變成了開口類的字，在我們對於上古音還沒有更切實的研究以前，說明總是很難的。不過我們看到古音合口的 -iŋwəŋ 和 -iŋwəŋ 在今音變成了 -ing, 農 nuong 變成 neng, 弄 lung 變成 neng, 那蒸部這些字在上古有為合口的可能，就是可想像的了；況且切韻裏蒸韻沒有合口，登韻缺少上去的合口呢。

(d) 還有一種證明，就是他們除和閉口韻通韻外，並不和別的韻混亂。

我們總起這幾種重要的解釋，可以想到：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原是合口類閉口韻，後因異化作用就慢慢的變成今日的嗽口開唇的韻了。

關於他的音質是很難確定的，我們只能夠這樣的想去：

上古	古	近代
冬 -u-m?(-iŋw-m?)	ung	-ung
蒸 -u-m?(-iŋw-m?)	-əŋg	-əŋg

這兩部所不同的地方，許是一個是 uo(iwo) 一個是 u, uə, 或 ua? 我總沒能力決

定他。這只得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再來討論。總之，我們以今日的能力所及，僅能想像這兩部在上古是合口類閉口韻罷了。

現在關於冬蒸兩部上古音大致討論完了，但是我想一定還有人記得那清朝大師冬東相通的論調，和高本漢先生在前篇文章裏證明“來”，“贈”押韻是因“來”收附聲韻的 -g 的原故，那種說法。如果我們稍稍的重視到這一點，則前面的設想勢必難以成立，可是我在前邊已經說過了這詩經的空間性和時間性，也很可以使我們注意；剛纔說的那個問題，恐怕就是方音在那作祟哩。

IV. 如果說到詩經的方音，立刻就會發生兩種疑問；

- a. 三頌是不是有方音性；
- b. 大小雅的作品是不是有方音性？

這兩項可以並在一起來說，三頌雖然是三個不同的地方作品，但是他們都是貴族方面的產兒，所謂廟堂文學的。他們必不肯把他們的先祖詩韻遺音和貴族通用的語音棄掉，來效民族間的歌樂；自然是他們也有個時間的先後。大小雅的方音，更難確定，他們大多數也屬於貴族方面，情形自然也沒什麼特別的，所以方音只得求之於國風。

冬蒸兩部在國風方面的分配，有以下的現象：

- (1)a. 秦豳兩國風共三首，全來韻侵部的字；
- b. 秦豳以外的國風共十三首，無一首同侵部押韻。並且有：
- (2)a. 鄭風“來 lāg”韻“贈 tēng”¹⁸
- b. 邶風“戎 níziung”韻“東 tung, 同 d'ung”¹⁹的現象：

這個使我們知道除秦，豳外都是收鼻韻 -ng，並且出自二南故地，較晚些的離騷²⁰也是冬東互通，更可讓我們明白這些國風方音，顯然和秦，豳不同。秦豳居於中國西部，其他在中部或東南部。²¹這兩個大區域，在自然界裏有一個天然的界限；黃

18. 女曰雞鳴三章，

19. 旄丘三章，王說較當，以疊韻之故，

20. 參陸侃如的二南研究——清華國學論叢第一期。

21. 參本篇末國風區域畧圖，

河的阻隔，山脈的橫斷，關口的扼限，處處都能使他們交通發生困難，言語的交換，自然也就是很少的；反之，則中原一帶有廣大的平原和水路的交通，言語自然容易混雜，容易變成一致了，所以上古的合口閉口韻，冬蒸兩部到了春秋時代，中原已經演變成 -ng 的時候，而秦幽因同中原隔絕的緣故，仍然保留他；呈爲國風詩韻紛歧的現象，也就是前人冬，東兩部爭持的來源，同時也給高本漢說“來”收附聲韻“-g”的設想完成了。這兩種方音區域，漢楊雄曾在他的方言裏稱他爲“自關而西”，“自關而東”，可見他那自然的隔絕，應響於方音，到漢季還是那樣呢。現在我們就把這個增補到我前邊的設想裏，作這一段的個煞尾，就是：

冬蒸兩部在上古或者爲合口閉口韻，到了春秋時代，秦幽仍然保留着，而自關以東的地方，就因異化作用，全變爲呶口開唇了。後來秦幽也受他們的應響，到隋唐全變成一致了，直到現在。

※

※

※

我想一定有人還記得，在前邊我提出藏文“萬”字 hbum 來說明蒸部在上古爲閉口韻的。現在我就乘這個機會，來討論幾個有趣的字，作這篇跋的餘論。

a. “萬”

譬如你要一開始讀起藏文的數目字，必定感覺到他的大致很近似中國的古音。爲什麼藏文這些字同中國一律？抑是中藏同源，或中藏互借，現在還沒有充分的能力來討論他，我只說數目字裏，解釋最感困難的那個“萬”字。在中國詩韻裏，照前人訂的韻表，也找不着他，現在我們知道因爲他們太信“萬”是收 -n 的，所以把他埋沒了。我們試讀一讀下邊的一段詩經，一定會相信我說的不錯，

詩魯頌閟宮五章：

公軒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弓；

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增增；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這詩韻的讀法，若每句一韻，萬字自當與“綬”“弓”押韻，二句一韻，萬字亦當與“縵增”爲韻。段氏韻表，却把他無形取消了，那是很沒理由的。我已經證明“弓”

等字在上古爲 wəm, 或 om, 那萬字當是：

	上古	古	近代
“萬”	muom(?) → hbum(藏文)	miwən →	uan

b. “皇”

皇字在較早的周頌裏韻“崇”²²商頌裏“遑”韻“監”，“嚴”，“濫”。²³崇屬冬部已證明他是閉口韻。皇的諧聲“遑”字也韻覃部的字，這就使我們明白了他說上古音當然也是閉口韻。那末，我們拿來解釋爾雅“林，君也”顯然比較容易些。如果想到暹羅文的皇字爲 hluang²⁴那解釋的方面就更發生興趣了。

	上古	古	近代
“皇”	glwam(?) → (?)	ɣlwāng(?) → (?) hluang (暹羅)	ɣwāng → Xuang

	上古	古	近代
“林” ²⁵	gliəm →	liəm →	lin

從這裏看來“皇”“林”的聲韻極相同，所以他們可以互借。也就是詩經“林”訓君的來源了。

c. “人”

詩秦小戎三章，

蒙伐有苑，虎韞鏤膺，
交韞二弓，作閉緄縢；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

22. 周頌列文韻“崇”，不韻“邦”“功”。

23. 商頌殷武四章，

24. 馬伯樂 Maspero 的唐代長安方音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BEFEO. 1920 定上古“皇”字爲“ɣluáng”可參考。

25. 參高本漢分析字典“林”字下。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這“人”字無論如何，總該押韻，上句和“弓”對，本句和“秩秩德音”爲排句，據什麼理由，都不應該削去的。但段先生又因他今音收 -n，就把他忘記了。“人”在別的詩裏大多數和“天”爲韻，我們暫切把他停止，且先來討論“天”字。

d. “天”

“天”字在諧聲中有“忝添，𡵓” t'iem，在東漢方音裏和顯 xien 同音²⁶，今日廣東台山方音仍有這樣的例，使我們可以想到，他或許在古代有複子音及閉口韻的成分。這個設想，不久就從藏文裏找到了旁證。藏文的天，音爲 nam，來自古代的 gnam，恰恰和“天”的諧聲字“忝” t'iem 及別讀 xien 相對映。藏支方音有 nan, dem²⁷都是從 gnam 失掉複子音的“g-”變來的；那末中國的 t'ien，當然也有失掉複子音的 k. 或 g 及閉口韻變來的可能了。況說還有 t'iem 及 xien 作旁證呢。我們既然知道“天”的古音是閉口韻，那他有八九處，詩經單獨諧“人”字，就使我特別注意了。人字在前段已經證明他是上古也是的膺與弓音等字押韻，現在我們又知道天字在上古也是閉口韻那末前人所謂真文有別的真部就有些字在上古或許收閉口韻了。

大雅文王一章“天”韻“新”，七章韻“躬”。辛的諧聲字“瘁”切韻裏有兩讀，一爲 suen，一爲 šiēm，“躬”在冬部上古爲合口閉口韻。那末，他們的押韻，並不背謬。還有：

秦風黃鳥一二三章，“天，人，身”爲韻。“身”在廈門今日方音爲 sim，似乎是仍保留着較古的 -m 尾，那末他們對韻也不算出奇了。

我總不願意拿真的全部來加入這段的討論，自然是那部中的“矜”古有 kiēng, g'iem 的兩讀²⁸，藏文 sem 實有“神”意²⁹，“壬”可訓“佞”³⁰，廈門讀“滕”爲 lim，

26. 釋名釋天“天”豫，司，竟，冀以舌腹言之，天 t'ien 顯 xien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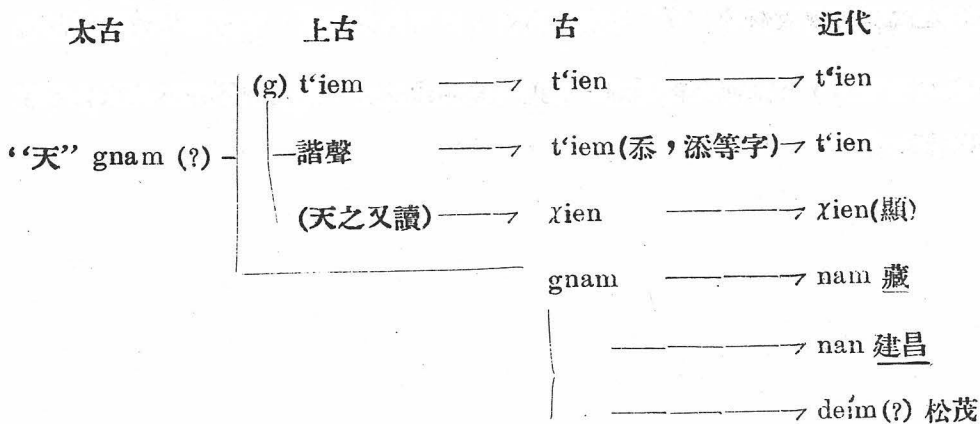
27. 藏支建昌音“難”松茂音“得末”，餘不俱引：明西蕃譯語也是音“難”，不知是不是建昌一系的方音，待考。

28. 漢韋元成戒子孫詩以韻心，今日廣東客話爲“kim.”

29. 藏文中“心”爲“snying”東漢音譯爲“仍”，sem 並有神意。

30. 汗書元帝紀“是故壬人在位”，服虔注“佞人也”。

都可使我們想到真文分開的原理。但是我覺得對於解釋的材料，尚感缺乏，這全部的討論，只得等將來的機會吧。現在我僅能把“天”字的演變說明如下：



因為一個閉口韻的異化作用，竟引起了這一大些討論，真是沒想到的。現在我除了這個問題以外，對於高先生的論說，在這兒不想再多說了，就在下邊補充幾句，來作這一段的收尾，也就是本篇最末的一點貢獻。

高先生曾提起之韻有些字在上古有附聲韻 -g, 的確不錯，我們在藏文裏也能得到一點旁證，如“字”和“子”字。但“子”字在爾風鴟鴞一章，曾韻“室” *śiet*；高先生却沒有提到，我想這是很可注意的地方。-k 變成 -t 或 -t 變成 -k，在中國汕頭，客話裏面例證很多。我們說他在上古韻是：

a “室”字收 -k, 所以韻“子” -g 呢；還是

b “子”字收 -t, 所以韻“室” -t 呢？

這是很難確定的。現在先把他同藏文比較一下：

	中文	藏文
“子”	‘lsi	sras
“字”	dzi	tshig
“李”	lji 從“子”聲	
“室”	śiēt	

中國從子聲的“李”，有藏文複子音 sr- 在那裏作印證，更可以得到有力的證明。至於他收 -s, 那我們拿緬甸文 as → it 的演變規程，來衡量中，藏文的關係就很

容易明白了。大概中國上古“子”的音質許是收 -s 的，以後藏文保留着他，但中國就由 -(a) s 變 it, 又由 -t 變爲 -g 了。要從這方面看來 -b 項的設想或者有些近似一點，同時也知道藏風裏保存“子”字的上古音，更可由此想到，中藏互借或同源的地點。但是這項揣想，不知何時纔得到更普遍的證明或反駁，還希望國內外諸語言學家與以指正或討論。

二南說各有異，暫以陸侃如考定爲準。（國學論叢第一期二南研究）